

快读小说 奇幻控

# 阴

地狱之门向我们打开

# 间

阴间

星子 著

THE NETHER WORLD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2475  
2398

阴

间

皇子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阴间 / 星子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 
2008.1

ISBN 978-7-5399-2760-2

I. 阴... II. 星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2250 号

Text copyright 2007 by 星子 / 盖亚文化有限公司

All right reserved

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with Gaea Books CO., Ltd.

## 阴 间

---

**著 者:** 星 子

**责任编辑:** 于奎潮

**文字编辑:** 卢培金

**封面设计:** Z2 工作室' 张子建

**责任监制:** 卞宁坚 江伟明

**出版发行:**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**集团网址:**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**经 销:**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**印 刷:**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**开 本:**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**字 数:** 110 千字

**印 张:** 15

**印 次:** 2008 年 1 月第 1 版,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*书 号:** ISBN 978-7-5399-2760-2

**定 价:** 2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# 目 录

Y  
I  
N  
J  
I  
A  
N

## 第 1 章 枉死 ..... 1

他索性弯腰低头去咬那些已经烤好的肉串，甚至伸出舌头舔，但一点味道也尝不到，就像是在舔一块食物形状的塑料模型，他感觉不到味道，牙齿也咬不进肉里。

## 第 2 章 漆黑 ..... 34

漆黑的候车站台微微亮起，青色迷蒙的光芒发自隧道深处，随着那逐渐逼近的车头灯光芒更加明亮，一班通体灰白的地铁徐徐进站，这列车显得异常地安稳轻盈，没有平常地铁或者火车那种车轮与轨道的摩擦声，而是像落叶一般飞飘进站。

### 第 3 章 人间记录 ..... 55

他进入一间电器用品店，里头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家电产品，大致上与阳世家电无异，但和街上的汽车同样都有种特殊的怪异感，他走近一看，才发现那些家电用具全是纸扎物，不禁咂舌。

### 第 4 章 地下拘留室 ..... 86

阴森漆黑的廊道，一边是发黄的白墙，另一边则是有如牢房一般的栅栏隔间，这里是城隍府的地下拘留室，廊道墙壁上的灯光起伏明灭，两个牛头一左一右提着阿武的双臂，拖着他向前行。

### 第 5 章 最后一次团圆 ..... 109

他重新上楼，反复挤门、坠楼，一连尝试数次，终于渐渐掌握诀窍，就在他四分之三的身子都挤入铁门另一边时，铁门突然敞开，阿武差点给甩出去，他紧抓着栏杆，再荡回来。

### 第 6 章 鬼斗人 ..... 127

“干吗这样？司徒不是个好东西。”阿武劝解地说，“你卖个面子给俊毅，要他替你的记录写几句好话，说不定可以提早投胎哦。”

“我的坏记录有一半都是他写的。”

## 第 7 章 血腥三明治 ..... 155

“阎罗殿里不止一个阎王，更不止一个判官，司徒史应该料不到我会这么快撕破脸，直接上阎罗殿告他。”俊毅看着窗外那逐渐远去的城市。

## 第 8 章 一夜不眠 ..... 171

他发现自己直挺挺地坐着，右手握着他用来整理资料、切割报章杂志的美工刀，左手则微微抬着，美工刀的刀刃已经划破了他手腕的表皮，只差一点，就要切进动脉血管了。

## 第 9 章 武庙 ..... 189

“关二哥你是我的偶像啊，你一定要出来替大家主持公道，司徒城隍那个狗官无法无天，勾结凡人法师胡作非为，还收买阎罗殿的黑白无常，用贱招‘三明治’追杀我们，还杀了一个牛头！”

## 第 10 章 审判 ..... 210

鬼差们推来一个餐车大小的刑台，那刑台像是一块厚木砧板，上头有两个掌印，掌印上有些符篆文字，小归身子剧烈颤抖起来，他的一双手被鬼差按在那掌印上，一经施法，便拔不起来了。

## 第 11 章 轮回 ..... 223

香婧端起碗，看着碗中漂浮的嫩白豆腐和清江菜叶在清澈汤水中缓缓地转动，然后，她闭起了眼，将数不尽的悲伤岁月，全咽下了肚子，她因为那些闪现的记忆而红了眼眶，但跟着，她只觉得这地方好美，四周发出温暖的光芒包围着她。

## 后记 ..... 230



那怪异的摆动感，就是来自于这截垂挂在体外的肠子。

“干，这里是哪里，怎么会这样？”阿武这才慌张起来，粗俗的口头禅习惯性地脱口而出，他看着自己双手、双臂，上面布满着挫伤、擦伤和淤伤，全身衣裤破烂肮脏，他并不特别惊讶自己的模样——无非就是让人狠狠揍了一顿。

在他以往二十来年的生命当中，自己变成这副模样，或是他让别人变成这副模样的次数，已经多得数不清了，但如这次连肠子都挂在身体外的惨状，却是头一遭。

“是谁干的？”他记不起是谁把他带来这里打成这样的。他在脑海里搜寻着仇家，却一个也想不起来，那些人的面孔都模模糊糊的，他只能隐约回忆起在某个时候——白天或是晚上——曾经和人追逐打斗。

他跨出一步，腰间的肠子随着步伐晃荡，那种疼痛麻痒的感觉更甚，麻痒的感觉甚至超过了疼痛感，这让他十分难受，那像是跪坐久了双腿发麻，又去大力按揉的难受感觉。

一阵冷风吹来，拂过他的肠子，灌进腰间裂口，更让他觉得难受。阿武咬着牙，捏起他的肠子，战战兢兢地塞回腰间破口。肠子松松软软，一点弹性也没有，他感到说不出的奇怪，看见自己手上那干涸的血渍，这才想到肚子上的破洞应该会让它流很多血，但此时那破洞连同肠子上却一滴血都没有。

他回头看着不远处，地上有一滩暗色污迹，想来应当是血迹。

或者说，血已经流干了……





他感到一股异样的恐惧感，一时不愿多想，用手按住腰间破洞，快步走出了这个停车场。

停车场外是曲折的巷子，他在巷子中绕走半晌，来到稍微热闹的地方，他见到了路上行人，以及一些卤味、盐酥鸡之类的宵夜摊贩。

阿武快步低头走着，不敢和擦身而过的行人对视，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太狼狈了。

在他背后突然亮起一阵红蓝闪烁灯光，令他陡然提高警觉，加快脚步，绕进离他最近的巷子口。

驶过去的是一辆警车。

“去死。”他自巷子里探出头来，恨恨地瞪着那辆远去的警车，张嘴便骂出一串长达十八个字的脏话顺口溜。

他见那警车没于街口转角，这才溜出巷子，脑海中闪动着一幕幕混杂凌乱的画面，他试图想起些什么，但只记得自己在某一天晚上，似乎要将什么东西带去停车场，交给某个人。

就在警车远去不久，数辆重型机车也自阴暗的巷子里缓缓驶出，几辆机车骑士似乎同样也在躲避巡逻警车，他们互相嬉笑着，嚷嚷着调侃警察的废话之后才扬长而去。

阿武看着远去的车队吞咽口水，他的专业知识告诉他，哪几辆重型机车市价昂贵，其中哪一款更容易得手，他伸手在头上重重拍了一下，责备自己竟会忘记从事了两年以上的糊口兼职——偷车惯窃。

他隐隐记起那天晚上，他带去停车场的是一台名贵重型机车，要



交给某个与他交易过数次的道上大哥。

“狗哥？皮哥？”阿武想不起这大哥名字，也记不清这大哥的长相，只是清楚知道自己并不喜欢这家伙，甚至可以说相当地厌恶他，但每每当这大哥需要一批新货时，阿武仍会准时将货带往大哥指定的地点，以换取酬劳。

“难道我得罪了他，被他做了？”

阿武停下脚步，盯着停在街边的汽车车窗，见到倒影中自己那张残破不堪的脸，着实吓了一跳，他的额角上有一处严重创伤，污红一片，那是一个凹陷裂痕，他伸手轻触，一样是微微酸疼夹杂丝丝的麻痒感，他脑海陡然闪过些许画面，他记起这破口是让一个彪形大汉拿着砖头砸出来的。

“妈的，阿豹，我会讨回来。”阿武跟着想起那彪形大汉叫做“阿豹”，是那不知叫做狗哥还是皮哥的得力手下，那大哥最近想要几台什么样的车、在什么地方交货等指示，都是由阿豹传递给他的。

“哼哼，枉费我请你喝过几次酒，出手还真重。”阿武摸着脸上严重的淤伤，他的眼圈肿了好大一圈，脸颊也是肿的，嘴唇都裂了，黑褐色的斑斑血迹遍布他整张脸，阿武瞧着车窗倒影中这副惨烈模样，连自己都觉得惨不忍睹。

阿武摸着脸上一处处伤，渐渐想起那晚他让那不知道叫做什么哥的五六个手下，团团围住，打沙包似的，一直打、一直打、一直打。

阿武歪着头想，怎么也想不透，自己不是牵车给那个什么哥的



吗？为什么会被打，为了什么事被打？被打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？自己为什么还直挺挺地站在原地看月亮？

“真衰，被打到失忆啊！”阿武恨恨地说。

汽车车窗的倒影里、四周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感觉。那是一个他察觉到了，却不愿承认的念头，他再度掀起衬衫，看着腰上那个十几公分的大裂口，他伸手按压裂口周围，使那条肠子又掉了出来，他看着干涩沙软的肠子，呢喃地说：“不会吧！难道我被打死了？”

“干！怎么可能？”阿武开始感到恐慌，他一会儿捏拧自己的脸，一会儿拍打自己的身体，仍然能够感到触感和微痛感，这使他觉得自己或许还没死。

“喂！我死了吗？”他奔跑起来，朝着路人大吼大叫，没有一个人响应他的话，他们像是根本听不见阿武大声喊叫。

“阿婆——我要一份猪肠、一份猪耳朵、一份……”阿武对着一处灯光昏暗的卤味小摊大声嘶吼，“等等，今天不要猪肠，改鸡翅好了！”他突然改口，再嫌恶地将腰间的肠子塞回破洞里。

卤味摊阿婆直怔怔地看着那锅愈渐浓稠的卤汁，缓缓地搅动、再搅动，对眼前点菜的阿武毫无反应。阿武隐约记得自己以前也时常光顾这卤味摊，这个阿婆上了年纪，老眼昏花，煮的卤味十分难吃，且记性也差，有时会算错帐，常惹得阿武催促责骂，不过阿武依然时常光顾，是否因为瞧阿婆无依无靠，而心生同情，就连阿武自己也不知道。



“喂！喂！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？”阿武语调拔高，歇斯底里地吼着，他气得大骂脏话，还一脚往那卤味摊子踹去，却像是踹在坚实的沙包上一样，那小车一动也不动，甚至连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阿武吸着鼻子，伸手抹去因惊惧和不甘而泌出的些许眼泪，他挥手拍打摊上那一块块的鸭血、猪耳朵，指尖传来的知觉是麻木的虚幻感，小摊上的食物，他一样也拿不起来。

一旁有个客人靠了过来，从阿婆手上接过一个小篮子，拿着铁夹挑拣着卤味材料，阿武这才停下了手，向旁一靠，看看那客人的手，又看看自己的手——他的双手青白而无血色，接着他掀起脏破衬衫，肠子再度自腰间滑出，他大着胆子捏起自己的肠子，稍稍拭去了肠子上的黑污血迹，肠子是灰白色的，他捏着自己的肠子和那客人食料小篮里盛着的猪肠相比，连猪肠看来都比较鲜活些。

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又自嘲地笑了笑，他转身离去，还回头对那阿婆埋怨说：“有什么了不起哦，我才不稀罕，阿婆你卖的卤味难吃死了。”

他茫然走着，走过了大街，又走过小巷，再走上天桥，他踏着天桥阶梯像是踩着软土一样，觉得绵软软的，有种不踏实感。他连悬挂在腰间随着步伐摆动的肠子也不怎么介意了，反正塞回去没多久还是会掉出来。

他站在天桥上，默默看着深紫色的夜空、昏黄暗淡的楼宇和一扇扇死气沉沉的窗。



自他有记忆以来，他一直是这样看待这个世界的，灰蒙蒙、冷冰冰，他将视线放在天桥下一辆一辆的车上，反射性地想着哪一台值钱些、哪一台可能好偷些。

他一直知道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在任何国家、任何城市里都会有的那种最卑贱低下的人，是那种死了也不会有人替他多流一滴眼泪的人。

死了？

阿武看看自己的手，又看看月亮，今夜的月光似乎特别的皎洁，是以前从不曾这样认真地看月亮，还是今夜的月亮真的特别明亮？

映在手上的光是混着青森的白，那是月光的颜色，还是手的颜色？

他坐了下来，跟着躺下。天桥前后寂寥无人，他用手枕着头，看着夜空里快速流动的云。

他有些诧异自己记不清近期发生的事，却能记得许久以前的种种，包括他的童年，他的成长历程……他开始回想，在很多很多年以前，他那残疾的老爸在电子游艺场里打杂，偶尔会带几粒小钢珠回家让他当弹珠玩。

当他年纪更大一点时，放学后便到游艺场帮忙，他对那些电玩机台了如指掌，他会说各式各样的粗口脏话，他会抽烟、会喝酒，这些都像是他与生俱来就懂的东西——尽管他那行动不便的老爸不喜欢他这样，但是当幼小的他接下那些刺龙刺凤的客人嬉笑递来的小纸杯或



是呛辣香烟，而他将里头的酒一饮而尽、将烟呼呼吸吐，引得那些客人鼓掌叫好、打赏时，他老爸便也对他这些超龄行为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。

那时的阿武对于客人们调侃式的赏烟敬酒一点也不以为意，他将那些当做是一种有趣的游戏，在他鼓着嘴巴喷烟或是大口喝酒的当下，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蹲在角落、伺机捡拾地上钢珠或零钱的打杂小弟弟，而是和那些粗声大气的哥哥们平起平坐的朋友。

学校的师长们晓得阿武的家庭背景，他们能够理解并且尽量不追究阿武校外那些脱序行为，但他们从心底不喜欢阿武。

阿武知道，但不介意，因为他也不喜欢他们。

此时的阿武枕着胳膊看天，他试图回想小学那时常责骂他的老师，不知是男是女、是老是少，或者男女老少都有，他抓抓头，突然莞尔一笑，毕竟他被太多老师责备过了。

不知怎么着，他的脑袋里似乎有一股记忆不停地翻腾跳跃，大都是片片断断的，像是一台故障的放映机，他费力思索着长大后的事情，却记不太清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偷车了。

他的成长故事，在这城市里无时无刻不在上演，没有人愿意听，没有人愿意关心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他的故事并不特别，也不精彩，甚至连他自己都觉得索然无味，即便是他生前都不一定能够回想得透彻清晰，何况是处于失忆混沌状态的现在。

他仍不厌其烦地去回想，一点一滴去拼凑自己脑袋里那些纷杂琐



碎的模糊记忆，这是他一辈子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正视自己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阿武开始觉得四周渐渐炎热起来，他开始觉得难受，像是正承受着一种如同将一件件毛衣往身上套的刑罚，他觉得此时比起最炎热的夏日还要更加炙热许多。

他注意到天空不再漆黑，淡淡的光芒从最远处的楼群顶端泛出，阿武皱起眉，掀着领口扇风，他对这股异样的热尚未有任何认识。

不久之后，那股炎热又增加了十倍，铺天盖地般地向整个城市弥漫开来，像是火在烧。

“干，都忘了我现在是鬼啊！”阿武这才惊觉到此时的自己已经不再是人，而是一缕幽魂，对此时的他而言，“鬼怕阳光”不再是传说，而是一种亲身经历。

他急急奔跑着，几乎要闻到自己肠子给烤熟的味道，就在他让这阵不可思议的炎热烤晕前，他终于遁入了小巷中，四周的人渐渐多了，小巷里也会有些拾荒的老人，或是背着书包的孩童路过。

阿武想找些东西来遮挡那渐渐升起的太阳，却无法拿起任何东西，他躲进某栋公寓的楼梯间，总算凉快了些。

阿武抱着膝盖，躲在楼梯间的阴暗处，每每有人出门或推开公寓大门时，一阵阵燥热的风就会灌入楼梯间，烧得他全身烫麻，头、脸、手臂上，以及腰间的裂口也发出较之先前更强烈的疼痛感，尤其是那条挂在体外的肠子，让热气一蒸，除了疼痛之外，还发出微微的熟食



气味，使他想起自己最爱吃的大肠面线，忍不住干呕了几声。

这令他窒息的热，时强时弱，似乎和天上白云的流动情形、多寡有关。

炎热在正午时分到达顶峰，尽管躲在楼梯间的阴暗处，他仍让从大门缝、窗户、邮箱投递孔鼓进的热风蒸烤得晕眩失神，他有时趁着住户进出时微微抬头看向门外，外头犹如一片火海，金亮闪耀得令他无法直视。

他知道此时倘若自己走出去，必然会像电影当中那些碰着了阳光的鬼魂一样，立刻化成焦炭。

阿武仅能将身子尽可能地往墙角缩，抱着膝盖，脑中一片空白，炙热像是永无止尽地烧灼着他，使他无法思考、无法动弹。在太阳西下的一个多小时前，他终于昏了过去。

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

是什么那么大声？

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

似乎是脚步声，是谁的脚步声那么大声、那么令人不安？

阿武睁开眼睛，四周冰凉凉的，原来夜晚又来到了，他第一个想到的是，要是白天那么难熬，那么他往后的日子将会十分艰苦，做鬼都苦。

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





脚步声更大了，阿武像是暗沟里的老鼠嗅着猫味一般，全身紧绷、全神贯注。

这阵脚步声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，他多年累积下来的职业敏感催促着他尽快逃跑，因此他想也不想便反射性地钻出楼梯间暗处，就要夺门而出。

门打不开。

阿武登时想起早上他是趁着一个老头开门的瞬间溜进来的，但此时铁门却关着，而他打不开门，更无法按下门锁上的开门按钮。身为鬼魂，他此时对于人间世界中任何东西都无法挪动一分一毫。

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

就在那奇异楼梯声响更接近时，铁门突然开了，开门的是一个返家的女学生。阿武想也没想，便挤了出去，他似乎瞥见与他擦身进来的夜归女子脸上那股异样的神色，她察觉到他了吗？

阿武拔腿狂奔了好一阵子，他奔出了几条街，在交错纷杂的巷子中左右钻逃，仍不时回头探看，直到他确定自己完全摆脱了那令他不安的压迫感为止。

他漫无目的地游荡，来到了一处夜市，此时夜尚未深，正是人潮最多的时候。他和那些来往人潮擦着肩、碰着身子，他能够感觉得到人们的身子撞着他，但撞着他的人却像是一点也没察觉。

他生前大多数时候，都是他大摇大摆地撞着别人之后，最多冷冷